



孫中山廣州蒙難記

(电影文学剧本集)

沈默君

I 235.7/89

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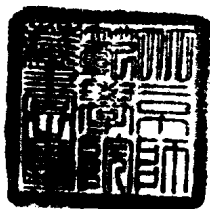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集)

沈默君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3353



花城出版社

853353

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电影文学剧本集)

沈默君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93,000字

1932年4月第1版 193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00册

书号 10261·125 定价 0.83元

DD/9/12

目 录

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1
台岛遗恨.....	67
渡江侦察记.....	131
早晨的芙蓉是白的.....	214

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字幕叠旁白：“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浩劫连年。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百折不挠的孙中山先生，经过痛苦的摸索，总结了经验，决心武装夺取政权，毅然再次南下广州，兴师北伐……”

广州珠江天字码头，军民鹄立，枪兵列阵，手旗如林，三番号军乐声中。孙中山偕宋庆龄步下舷梯，举帽答礼。

推出片名：《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1. 广东省署大厅内

绅商各界人士云集，有海军士兵，有陆军将领，有女学生、有市民。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廖仲恺、胡汉民、陈炯明、邓铿、许崇智等文武官员簇拥下出现在讲台上。

孙中山：“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推翻了满清皇帝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的民族独立了吗？没有。外国人光天化日下可以随便开枪打死我们的骨肉同胞！民众有一点民主自由的权力吗？没有。只有被侮辱被损害的权利！坐牢的权利！我们民生幸福吗？老百姓除死无幸福！现在的北方军阀政府的大老板是谁呢？是胡匪出身的张作霖，而张作霖一切又听命于日本主子。这个所谓政府实际上是卖国政府，我们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

政府!”（化）

讲台上的横幅“国会非常会议”。（化）

报纸头条：“国会通过中华民国组织法，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化）

在军乐声中，国会议长庄严地把总统大印授予孙中山。（化）

鞭炮声和喧天的锣鼓声中的狮子舞绣球，群众提灯结彩游行。（化）

2. 白天 珠江水面上

八个水兵划着舢板行驶在沙面江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坐在其间。马相站在船头，其他卫士拱卫在船尾。

湛蓝的天，碧清的水。

孙中山：“美不美，珠江水！”

宋庆龄：“亲不亲，革命军！”

沙面领事馆洋楼尖屋顶上飘着英、法、美、日等国国旗。江桥上铁栏栅口站着外国枪兵。码头停泊着英国军舰。

孙中山感慨地：“中国的大好河山飘扬着帝国主义国旗，这真是国家的羞耻！”

宋庆龄：“正因为这种羞耻，革命军才一呼百应！”

孙中山：“当然，这次北伐，势在必行。待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后，这种国耻会彻底洗去！”

一阵凄厉的哭泣声，从舢板近处传来，那哭声悲悲怆怆，是

无依无助者绝望的呼号。

孙中山站起来，用耳目向哭声搜索。

3. 破渔船船舱里

一个蓬头的妇人在号啕。她身边躺着一个十三四岁重病的女孩。她目光失散，鼻息微微。

船身左右晃动一下：孙中山、宋庆龄休戚相关地钻进舱来。

孙中山：“大嫂，为何这样悲伤？”

妇人指着病孩：“老天不睁眼啊！我女儿病了，没钱请医生，眼看就活不成了！我守寡多年就这么一个命根子！呜呜……她死我也活不成哪！……”

宋庆龄素来心是慈爱构成的，见状早已泪眼凄迷，然而她却安慰道：“大嫂，莫哭，莫哭，……”自己倒先哽咽起来。

孙中山急按病孩额头，旋即又抚其脉搏进行诊断：“大嫂，你孩子病虽重，但脉性和呼吸还有力，有救，不会死的。”

妇人止住哭泣，绝望的眼睛里燃起希望的光芒。她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仿佛是从天降落的神仙似的人。

孙中山掏出名片：“马相，拿我的名片，赶快送医院！”

4. 医院病房里

灿烂的阳光下，病女孩半依在病床上，正在一口一口有滋有味地喝宋庆龄一匙一匙喂她的牛奶。她喝着，晶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瞅着宋庆龄，那是真挚、纯洁的、童贞的感激目光，秀丽的脸上绽开朝露般光明剔透的微笑。

女孩的母亲——那妇人站在一旁，感激得无语表达，只是饱噙热泪向医生和宋庆龄作揖：“多谢大夫！多谢太太！……”

医生从上衣口袋掏出名片：“你知道是谁送你女儿来这里医治的吗？”

妇人：“是位大夫吧？”

医生：“不。是大总统！”

女孩天真好奇地：“大总统是啥呀？”

医生：“大总统么就是——就是大总统。”

妇人“扑通”一下跪在地，又作揖，又磕头：“菩萨保佑大总统多福多寿！”

医生拉她起来：“现在民国，不作兴这样。”

宋庆龄问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我叫……你猜猜看？猜不着吧！我叫阿珍，珍珠的珍。嘻嘻！”

宋庆龄从心里喜欢这天真无瑕的女孩，情不自禁地吻了一下女孩的前额：“真是可爱的小姑娘！”

医生：“这就是总统夫人宋庆龄会长！”

阿珍妈又要下跪。宋庆龄急忙双手搀扶她。

阿珍随手拿起小人书观看。

宋庆龄轻轻夺过来：“躺在床上是不能看书的，这对眼睛不好，听话，啊。”

女孩点点头：“哎！”

5. 越秀楼下客室内

阿珍妈领着病愈的阿珍正双手接过马相的敬茶。

孙中山和宋庆龄自楼上下来。

阿珍妈慌忙放下茶盏，牵着阿珍迎上来，她“扑通”先跪下：“大总统！”又急拽阿珍跪下。

孙中山和宋庆龄猝不及防，赶紧一人拉一个，将母女二人拉立起。

孙中山：“大嫂，莫这样，莫这样！请坐，请坐！”

阿珍妈：“站着说话一样！一样。大总统是天上星宿下凡尘！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哪！我还没有别的报答您老人家，今天特地把女儿送来，服侍服侍大总统和总统娘娘，请大总统开恩收下她。”

孙中山：“大嫂，这使不得！”

阿珍妈：“使得的，使得的！孩子在这儿随便做点零碎小事，将来也好出息出息！您老人家一定收下她！”说着又要下跪。

宋庆龄连忙扶住她。

孙中山：“哎呀，这倒是议事日程里没有的事哩！”问宋庆龄：“你看呢？”

宋庆龄抚着阿珍的头：“我倒是很喜欢这姑娘！”

阿珍这才讲话：“我也很喜欢你呢！三天没见，都把我想瘦了一大截子！”

孙中山：“你俩真是有缘！”

6. 越秀楼二楼卧室内

孙中山坐在藤椅上专心一意地在阅读《拿破仑传》。宋庆龄全神贯注地坐在英文打字机前打文件。万籁俱寂，唯机声“达达”，和着窗外的虫鸣。

自鸣钟敲打十点。

门轻轻推开一条缝，阿珍的头先探进来，然后身子轻飘飘地飘进来。一见二人仍在紧张工作，不觉吐舌：“哎呀！这样用功呀？快十点了吧？我一大觉都睡醒了，你们还不睡呀！”

孙中山目不斜视：“哎。”

宋庆龄头也没抬：“哎。”

阿珍无可奈何，索性坐下，双手托腮。忽然想起自己的责任：“嗯，答应脆崩崩的，就是不起动！哎，告诉你们，是林秘书要我管你们的哟！”

孙中山和宋庆龄哑然，相视微笑，又见阿珍一副责任重大的面孔，无语可借。

孙中山立起来。“当然，一定服从。”

阿珍走到门口，以手带门，补了一句：“五分钟要熄灯的哟，嘻嘻！”退出门外。

孙中山置书案上，无可奈何地关熄电灯。

月色透纱窗。孙中山悄悄启开房门，左右一顾，见无阿珍踪影，喜甚，转身掩门，悄声对宋庆龄：“走了。”又扭亮台灯。

宋庆龄拥被倚栏，也扭亮了床头台灯，抓起枕边的书，就灯阅读起来。

孙中山轻轻拉开抽屉，摸文件夹。

“呀”的一声，房门忽然又推开，阿珍手指头直点：“唔，好嘛！”

孙中山：“嗯嗯，我找怀表……”

阿珍：“大老人好坏的记性呀！怀表在你背心口袋里么，不在抽屉里！”

宋庆龄不禁“扑嗤”一笑。

阿珍上前，轻轻夺下宋庆龄手中的书：“不能躺在床上看书，要坏眼睛的！嗯。”轻轻走出去。

孙中山与宋庆龄立即将灯熄灭。

孙中山推开窗扉，月光倾泻进来。碧空如洗，冰轮乍涌。浓郁的树枝筛下斑驳的月色，轻盈的薄雾飘拂在树丛之间。芭蕉依着山石，象是守护着轻雾。一竿竿翠竹仿佛要滴水。夜，是这样的

恬静。凌空蜿蜒的栈桥，巨龙般伸向山下总统府。远处珠江灯光闪烁。

宋庆龄也悄然来至窗前，望着窗外宁静的夜色，默然将长衫披在孙中山肩上：“您在想什么？”

孙中山：“我在想，辛亥革命后，我辞职是巨大的政治错误，让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盗去，这是大教训，也是大失败！”

宋庆龄：“正因为您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钥匙，所以同志们才更加信任您，崇敬您。我也是这样。”

孙中山：“谢谢你！推翻满清后，我只注意破坏封建制度，没认识到铲除封建流毒、腐败官僚的重要。‘五四’运动告诉我，封建流毒、官僚不彻底从地面铲除，中国就不可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

宋庆龄：“还有，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才能实现。”

孙中山：“当然，这是很要紧的！这次北伐，关系到革命党的成败，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宋庆龄：“您打算什么时候誓师北伐？”

孙中山：“刻不容缓。就等陈炯明的态度了。”

7. 珠江水面游艇“珠江一叶”上

岸边，华灯辉煌，水面彩舟穿梭。江心一艘华丽的游艇，船檐下吊着宫灯，灯下伫立荷枪兵士。

彩艇二楼上，华灯下，丝竹齐奏。

粤军将领叶举、熊略、洪兆麟正在围桌雀战。艇仔来往如蝶飞。一丽娘扣板而歌：

“将军啊！将军，妾是风里落花任飘泊，你是日出东方，莫

被乌云遮住……”

正在欢乐兴头上，一军官佐匆匆上楼：“报告！陈总司令到！”

歌声、弦音、麻将声戛然而止。

熊略霍地站起：“快靠岸！”大手朝艇仔、歌伎一挥，“后舱回避！”又指桌上：“撤！”

众人忙作一团。

8. 岸边码头

枪刺列阵，如临大敌。“立正”口令声此起彼落。

延伸至街上的人墙：长枪行举刺礼，近艇的卫兵驳壳枪上把，行肩枪礼。

陈炯明戎装佩刀，皮靴马刺。身不彪悍，却器宇威武。他昂首阔步，左手扶刀，举手齐肩权作答礼。

叶举、熊略、洪兆麟及随行官佐皆尾随其后，鱼贯登艇。

熊略：“总司令脚下当心！”

9. “珠江一叶”游艇上

陈炯明马靴踏上游艇楼梯，按刀举目望匾。

匾上的字：“珠江一叶”。

陈炯明停步在二楼梯口。马靴八字叉开。透过八字马靴，只见楼下鹄立的官佐是那样低小卑微。

陈炯明：“唔，倒也雅静！只是，过于华丽了。孙总统可是主张廉洁奉公的，唉。”

熊略唯唯地接过陈炯明的军帽、手套。

叶举：“我们几个偶尔在此议论一点军事。”

陈炯明：“曹操据中原尚有置二乔于铜雀台之豪兴。诸位汗马疆场，凯旋广东偶尔逢场作戏，倒也无伤大雅。只是华服惹人指

哪！須加注意。”

熊略：“总司令说的极是！我们理当注意，理当注意！”

陈炯明信步栏边：“明月真是珠江美！”

陈炯明：“洪师长久战广东，想必思乡了吧！唔？”和颜悦色，然句句凜然。

洪兆麟：“不不！广东庶可敌国，标下已经乐不思蜀了！”强作笑容。

陈炯明：“这次克服广东，你师屡战屡捷，堪为表率！总司令部已传令嘉奖。”忽然手指洪兆麟肩头破处，借题作起文来：“洪师长，你军衣怎么如此褴褛？”

洪兆麟：“标下因为千里追敌，輜重行李全扔了，所以衣冠不整，请总司令原谅！”

陈炯明命令身边财政厅长钟秀南：“着加发洪师长所部一月恩饷。”

钟秀南：“是！”

洪兆麟：“谢谢总司令！”

陈炯明：“精神可贵，可贵！孙总统北伐雄师的军人都能如洪师长这样，革命大业定可早日实现！”

叶举：“总司令，同意北伐了么？”

陈炯明默然微笑，有意将内心的大量活动隐藏下来。

叶举喜怒于色：“广东天下是我们拼死打下来的，没吃饱三顿饭，又要去奔命？”

熊略摇头叹息：“这才是花了灯油钱，站在黑地里！”

陈炯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嘛！”

熊略：“听说国会还通过了北伐决议？”

叶举：“孙总统把军事看得也太容易了！”

陈炯明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情：“是啊，北洋政府拥兵百万，而广东弹丸之地，财穷兵微，贸然北伐，胜负确实难以预卜啊！……”

叶举：“他要北伐，让他单刀赴会好了！我们广东人把广东先治好，岂不也是革命！”

熊略：“是啊，被窝刚暖热，有福要会享！”

陈炯明喟然一叹：“民国三年，胡汉民一定要我出兵反袁世凯，实在害了我！如果那时不反袁，广东由我干到现在，什么都干好了！”

洪兆麟端坐一旁，察颜观色，神色无动。

陈炯明锋芒直指：“洪师长以为呢？”

洪师长：“标下只知战场厮杀，对政治很少研究，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从！”

一戎装妙龄女官，倜傥飘逸，自楼下上。将一文件呈示陈炯明——她是总司令的机要秘书。

陈炯明双眉微蹙，旋即又处之泰然：“洪师长，邓铿参谋长派遣的缉私营和你部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请回营查处一下。”

洪师长霍地立正敬礼：“是！”匆匆下楼而去。

叶举：“什么事？”

陈炯明：“缉私营在海上查获了鸦片，说是洪师长部下所为。”

熊略：“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如今的猫儿哪个不吃荤！”

叶举：“邓参谋长也未免小题大作了把！”

陈炯明：“唔。邓铿这个人办事认真，这是无可非议的。只是，唔，只是对孙总统的三民主义过于崇拜了。当然，信仰是人所必须。不过信仰到了迷信的程度，那就未免……”

叶举接过他的话：“危险！”

陈炯明有意卖关子：“要说危险么，到处都有。譬如，洪师长这个人就深浅不测。”回首朝机要秘书一示眼色，手指轻叩茶几。

机要秘书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二叔。”默然点头而去。

10. 夜 岸边 寂静的马路上

洪兆麟正向远处停放的马车走去。

“师座，请留步！”清脆的女音一声轻唤。

洪兆麟停步回首，只见机要秘书笑靥迎人地站在他面前：“小姐，您？”

机要秘书：“哟！革命军里焉有公子小姐的？我是总司令的机要秘书。”

洪兆麟久惯风月，面对娇娘，不觉神荡，一种激动的聪明：“失敬！有何差遣？”

机要秘书脸上笑容渐敛，从皮包里掏出一厚装信封：“总司令见洪师长手中拮据，特地命我送五万元给您添置新装。菲薄小意，请师座笑纳！”

洪兆麟接过信封，感激涕零：“总司令知遇之恩，洪某将以死相报！”转眼又被机要秘书女性成熟的体态所诱惑，不由手伸过去欲表敬意。

机要秘书本拟与之握手，见来者不善，随即举手至帽沿，行了个军礼；又恐对方发窘，报以莞尔一笑。

11. 白天 陈总司令公馆花厅内

陈炯明正在用膳，白餐巾别胸，双手左右开弓，刀叉正对付一只烤鹅。旁边一勤务兵把电话耳机托送他耳边。他一面咀嚼，一面回话：“嗯，嗯，可以……唉。”言毕又致力于盘中之物。

机要秘书端坐书桌，正在用广东官话念书给他听：“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

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陈炯明拿刀的手一抬，截断她的念书声，若有所思地：“唔！项羽这个人哪！有勇无谋，太失策，太失策！如果鸿门宴一刀将刘邦杀了，哪有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悲剧？”

正在为古人叹息之时，忽然脚步声纷踏。

门外警卫一声呼喊：“大总统到！”声未停，孙中山已拄杖直奔他而来。

陈炯明仓皇别餐巾立起。机要秘书仓皇而隐。

孙中山平易近人地：“对不起！打扰你一下。”

陈炯明惊魂未定：“不知总统驾到，有失远迎，告罪！告罪！”忙把餐巾扔桌上：“先生请，请用餐！来人哪！……”

孙中山：“不用张罗，我已吃过了。我是来跟你商量事情的。”态度从容，信步四望花厅陈设。

陈炯明以军人之姿态，立正注目，随孙中山之行动而移动面向。

孙中山信目望见中堂的大轴上的地藏王佛像和条几上的香炉里的燃香，微微一笑：“你还信奉佛教？”

陈炯明：“不！此乃内人所设。”

孙中山：“信佛也没关系，宗教信仰自由么。我也曾经信过基督教呢。”

大轴两旁对联上的楷书字：“愿将佛手双垂下，磨得人心一样平。”

孙中山：“嗯，‘愿将佛手双垂下，磨得人心一样平’，这两句话很有道理！连佛都讲究天下为公，何况人呢！”以杖指字：“是你写的么？”

陈炯明：“信笔涂鸦，不成样子，请总统点拨。”

孙中山：“写得不错！笔力苍劲，刚里有柔，柔里有刚。你文能书画，武能用兵，是国家的栋梁大材！”

陈炯明直到现在还不明孙中山来意，以语试探：“学生茅塞未开，还望先生赐教南针，渡我迷津！”

孙中山肃然坐下：“有人说，你对北伐不够热心，是吗？”

陈炯明不得不摊牌：“非是学生热心不够，是学生考虑革命仅据广东一省之地，物力有限，一时难展宏图。”

孙中山：“你的意见是？”

陈炯明：“学生以为，当今之急，莫如先安境保民，以养生机。不妨试以联省自治，这样既可相安，又利于长治。”

孙中山：“目前整个中国好比一个人体一样，心脏都溃烂了，哪有四肢独能完好之理？国既不保，广东一省焉能独存？”

陈炯明：“学生非图偏安于广东，而是汲教训于古人。刘备若无荆州立足，焉能图据巴蜀？”

孙中山：“形势完全两样！当时曹操拥兵百万，据有广大中原，刘备迫不得已才西上巴蜀。如今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失民心于天下，摇摇欲坠，正是我们统一中国的好机会！救大多数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陈炯明弦外有音地：“学生所虑者，唯恐师劳无功，进退失据。况广东一隅，弹丸之地，仓猝北伐，难操胜券。”

孙中山：“不然！一枝动，百枝摇！南北军阀互相矛盾，趁热打铁，机不可失！”

陈炯明额上渗汗：“学生十余年患难相从，受雨露之恩于先生，梦寐以求的是盼先生早统大业，造福于天下。”

孙中山：“既然如此，我打算先打广西。你什么时候出师？”

陈炯明：“筹备尚须时间。”